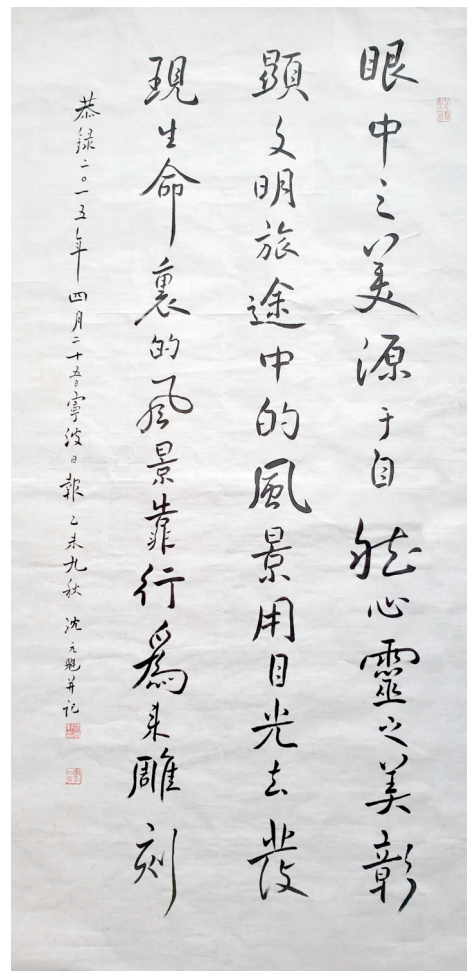


# 沈元魁先生看到的“风景”

李广华



沈元魁书法作品 (李广华 供图)

赏,打内心喜欢,因此在无任何约束下挥毫写就,大有一气呵成之感,自然也就显得平和许多。

追求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没有人愿与丑为伍。一个人若是能把自己的经历、思想、灵魂,乃至人生,与美好的事物相关联,去发现美,创造美,享受美,那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沈先生书写的这些话,从赞美自然,到褒扬心灵;从发现美好景致,再到灵魂塑造,涵盖了一个人所应具有的行素养和德行修身。再加之他精到深厚的书法,将文字美与内容美的有机结合呈现给我们,更加提升了辞章的艺术品位。

那么,这段来自宁波日报的誉美辞章,出自何人之手,会是一篇什么样文章里的词句呢?我很想弄清楚。可环顾案头,并未存留过多的报纸,欲彼此印证,需要一番周折,此事便搁了下来。

时光飞逝,那幅字的内容出自哪里,一直萦绕在脑际……

很多时候,书法家挥毫题字,习惯于书写唐诗宋词之类的经典辞章,借助名人诗句,抒发个人胸臆,这似乎已成一种程式。也有的善于诗书画印,自拟词句,书写出来,达到一种境地。还有的遇见一些好句式,内心受到触动,写下来变为墨宝。

有一次,我前去拜访书法家沈元魁先生,听他谈有关书画之事,聊得尽兴,老先生转身从柜子里拿出一幅写好的字,在他家既像条案又像长椅的蒲草席铺成的台子上,徐徐展开。纸卷越展越小,很快覆盖了蒲草席。清秀雅致的字迹显露出来,是沈先生一贯的风格。他略微歪着头,手指轻轻地指点着条幅,有滋有味地念起来,语气富有节奏,每一句都如同他体验过似的。

书法内容是这样的:“眼中之美,源于自然;心灵之美,彰显文明。旅途中的风景,用目光去发现;生命里的风景,靠行为来雕刻。”落款为“恭录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宁波日报乙未九秋,沈元魁并记。”

沈先生告诉我:“句子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内容好,顺手写了下来。”

很多人清楚,沈元魁先生是自清代梅调鼎开创,到后来钱罕等形成的浙东书法传承人,书法造诣有目共睹。他用极富浙东书法特点的行书体例书写,笔法端庄,自然洒脱,无丝毫造作之感。条幅字数虽不是很多,但字里行间所表现的是美好期许,看来这些文字是深深地触动过他。因为欣

“秋风又到海棠时,花开别样姿。摇曳晚风带雨来,默语人欲痴。姹紫嫣红一生事,娇美共心知……”

疫情期间的戏曲院团,经历了最艰难的时刻,基层剧团尤其。终于在金秋时节,摇曳着带雨的晚风,迎来了丰硕的收获,花开别样姿。

由鄞州越剧团倾力打造的“娇美莫问在何时”——陈尔越剧艺术专场日前在天然舞台亮相。专场特邀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有“巾生魁首”之誉的汪世瑜为艺术总监,并由汪世瑜弟子、国家一级演员、原浙江越剧团团长陶铁斧担纲专场导演。

陈尔是鄞州越剧团当家小生。开场前,陈尔的唱腔集锦,循环往复地播放着,嘹亮淳美,遏云绕梁,带着寻座的观众,走进越剧的爱恨嗔痴。

甫一开场,青烟缭绕,月色如霜,悠远古朴的音乐声里,大幕徐徐拉开。

这次专场既有经典底蕴的润泽,也有新古典时尚的创新,具有极强的艺术观赏性和极高的文学品格。采用篇章式诗画结构,满台花影,水袖翻飞,文字诗意,写意展现范派小生陈尔二十年的艺术生涯。

专场的舞台熔铸了传统古典与年轻时尚,三个舞台同时展现:一是剧场的自然舞台;二是回归传统的勾栏式舞台;三是《戏考》书本里的小舞台。陈尔的艺术人生与四出折子戏,无缝衔接在三个舞台中,舞台时空灵动飘逸,如梦似幻。

为了便于演员抢妆,串场部分采用了戏曲化舞蹈,展示了戏曲本体的“四功五法”,水袖、折扇等技艺,似一面镜子,观照模拟演员幕后化妆的过程,唯美精致。

专场所选剧目经典,精心挑选了鄞州越剧团原创剧目《沈光文》选段,以及传统经典《红楼梦·哭灵》《狸猫换太子·拷寇》和移植昆曲经典的《狮吼记·跪池》等四出折子戏。

其中,最灵动俏皮的一出,就是汪世瑜老先生亲授的《狮吼记·跪池》。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曾说,越剧有两个奶娘,一个是话剧,一个是昆曲。昆曲的高洁典雅始终滋养着越剧,也让以唱腔见长



陈尔越剧艺术专场演出现场

(鄞州越剧团 供图)

的越剧具备更丰富的表现手法。

昆曲名家汪世瑜与陶铁斧师徒二人珠联璧合,为陈尔的表演增添了许多昆曲的雅致与浪漫。在不失越剧传统和本体的前提下,作昆曲化的改良,兼容并蓄地让时尚在古典里发酵。

汪老先生不仅是专场的艺术总监,还是陈尔的导师,说起这段师生情缘,还要从九年前说起。

那时,在中国戏曲学院读本科的陈尔,富有穿透力的天赋好嗓,让汪老先生印象深刻。

今年,为了这次专场演出,汪老先生特意赶到鄞州越剧团,为她亲授《狮吼记·跪池》时,发现了她在表演上的进步与突破。

从昆曲移植而来的《狮吼记·跪池》,是汪世瑜的拿手好戏。陈尔扮演的陈季常,是昆曲行当里的“巾生”。能把风流倜傥的巾生演绎得顽劣可爱,活泼憨痴,讨人喜欢,足见演员的功力。

陈季常这个人物是一个风流才子,他看似在悍妇面前畏缩,实则心胸豁达,深爱妻子。除了对人物内涵的深刻理解,还需要一些戏曲程式性的规范。汪老先生一招一式地教她,手放在哪个维度,眼神朝哪个方向瞥,处处有机窍。汪

先生的弟子陶铁斧导演也为陈尔“细抠”了一次又一次,甚至是拄杖落手的时间点,仓皇下跪的速度,摇头晃脑的幅度和频率,差之毫厘,于人物形象和舞台效果而言,便谬以千里。陈季常的惧内、小心机、见机行事所制造出来的喜剧效果,必须符合巾生的风流蕴藉,拿捏得恰如其分,增一分则油腻,减一分则无趣。

这次专场是鄞州越剧团自1969年建团以后,首次精心打造的演员个人专场演出。“陈尔越剧艺术专场”既是宁波市“文化艺术新秀”人才培养工程的验收项目,也是中共鄞州区委宣传部、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近年来对青年人才培养的举措之一。

戏曲是“角”的艺术,名家领衔剧种是戏曲行业的特质。戏曲院团的发展,作品是关键,人才是核心。重点宣传和推广青年演员,个人专场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专场为青年人才展现自我,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在一段时期内引起的各方关注度较高,对演员各方面的锻炼激励和成长提升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整个剧团都有示范性的引领作用。

# 花开别样姿

## 观陈尔越剧艺术专场

陈也喆

其实在举办个人专场之前,陈尔便在剧团的推荐下,赴中国戏曲学院参加首届越剧本科班学习。进入“国戏”后,除了在戏曲功架和唱腔上有了极大的提升,她的视野、人生观、艺术观都有了重塑和飞跃。通过长期规范化的学习和钻研,可以完善青年人才的专业系统,找准自身定位。

为了办好这次个人艺术专场,鄞州越剧团更是举全团之力。从今年2月开始策划、筹备、组建主创团队,疫情期间也毫不停歇,蓄势待发。不仅倾尽剧团几乎所有演员为陈尔配戏,还调动国家级、省、市等各方面的名师和资源,为她策划和拟定学习和排练计划,并量身定制折子戏剧目。最终,专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对于区级专业院团来说,这是一次在宁波乃至全省同行、专家前展现自身追求与梦想的机会,被汪世瑜老先生誉为“小剧团,办大事”。

“鄞越”这朵小花,在团长邵武的带领和几代鄞越人的坚守与努力下,绽放出别样娇美的姿态。



王介堂

# 木雕《丝路驼铃》记

庚子春月,余偕师友五六人,雅集于慈城“卓尚工艺”。主人应伟挺君相邀登堂入室,见案上横陈其木雕新作一,乃一段数百年之古榆木也,长约六尺,广近八寸,虫蛀蚁噬,倍见沧桑也。远观之,唯一古木耳,不甚奇。趋近细观,其妙始见。经由古木之腹部运刀,精刻透雕驼队商旅一列,逶迤前行,穿越时空,犹闻驼铃声声。凡人物七,或官或商或佣,装饰不一;驼四十一,或骑或牵或驮,动态各异;人物高仅寸余,或动或静,须眉宛然,行止自若,呼之欲出,栩栩如生;而山麓奇石、戈壁大漠、胡杨仙人掌,皆因材施雕,浑然天成也。

应君相告,年前得此古木,构思良久,拟藉其天然古拙之质地以重现千年丝路之风貌。构划定,遂全力以赴,夜以继日,操刀数月乃成。其间亦因材质之憾而略作调整,但见雕刀飞舞处,化腐朽为神奇。

一段朽木,蓬头垢面,斑孔累累,若逢庖厨,必难逃作薪之厄运。今幸遇应君,得其巧运奇妙构思,尽施精湛技艺,百年朽木乃雕成传世之精品,同行无不赞叹焉。应君嘱予以记,遂以应之,并命其名曰“丝路驼铃”。庚子年榴月吉日,四明王介堂记于城西牧笛斋。



木雕《丝路驼铃》 应伟挺 作

# 被赋予“原力”的平民女子

## ——电影《花木兰》观后

冷枫

自攻打“逻辑明显不通么。最搞笑的是,为了将《木兰辞》中那句著名的“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化作一个梗,木兰在原野上骑马奔驰时,旁边真的出现了一对小兔子。木兰回家后,还特意跟父母提起:“我看到了两只兔子,我想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这不就是生硬,实在有点滑稽了。”

继续往下看会发现,《花木兰》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上述这些细节,而是对女主人公天赋异禀、强大之“气”的设定。为了让来自平民家庭的木兰成为符合美国价值观

的超级英雄,电影主创赋予了木兰类似于《星球大战》中的那种“原力”,这种神奇力量并非经过军中的艰苦训练所获得,而是她与生俱来的。

在木兰父亲的理念中,女孩子本该通过婚嫁为家族带来荣誉,所以必须压制住自己的“气”。但此片旨在宣扬木兰身上所具有的四大美德:忠、勇、真、孝。一开始,木兰拿着父亲的剑从军入伍,那柄剑上刻有“忠、勇、真”三字。木兰做到了“忠”和“勇”,却无法面对“真”——她是女扮男装。后来在女巫的引导下,木兰发现“真

我”,卸掉身上的铠甲,冲入战阵和柔然骑士对峙。窃以为这个情节对“真”的概念,过于图解,也过于浪漫化。毕竟,战士卸甲杀敌,危险系数太大。

《花木兰》的故事源自华夏传说,也翻拍于1998年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同名动画片。所以很多观众诟病其太过低幼,缺乏真实性。在笔者看来,此等批评倒是求全责备了。其一,木兰从军的故事只是传说,真实性存疑;其二,“天马行空”、脑洞大开本来就是动画片的特征,打起仗来能够克服她地心引力、飞檐走壁,以及木兰总能在彷

徨无奈之际看见图腾般的凤凰飞于天际等虚构场景,乃是迪士尼的创作传统。要知道,当年华特·迪士尼给自己公司拍摄影片设定的目标受众就是孩童,他以七年为一区间,力求在美国每一代人的童年留下一个迪士尼动画形象。

中国观众的这种苛求,多半出于文化自卑吧!敝帚尚且自珍,更何况是流传至今的文化瑰宝!然而纵观迪士尼的发展历程,它们从来擅于把别国的童话故事、神话传说按照自己的套路进行改编,欧洲的“白雪公主”、阿拉伯的“阿拉丁”、非洲的“小飞象”……概莫

能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外国人拍摄中国的经典题材,至多就是撷取相关元素,真要拍出个中神髓,绝非朝夕之功。

此次,迪士尼这家掌握着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电影技术的公司能在全球观众面前尝试进行中华文化的宣传,我觉得本身是一件好事。只不过为了同时留住欧美观众,片中加入了美式英雄主义价值观。很明显,主创们在中西两种文化理念间摇摆不定,希望能找到一个两边都讨好的平衡点。于是《花木兰》的结尾,影片又画龙点睛地在皇帝御赐的宝剑柄上除了镌刻原来就有的“忠、勇、真”三字外,另加上一个“孝”字,以期通过赞扬中华孝道,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可。



早在美国迪士尼公司宣布拍摄真人版电影《花木兰》时,我就开启了“等待模式”。原因有很多:我钦佩南北朝时,出现了这么个和男子一起同仇敌忾、血战沙场的英勇女子;我欣赏和《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乐府双璧”的民歌《木兰辞》;我也想看一看外国人会如何诠释这个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为国杀敌的中国故事。所以尽管在去影院之前,舆论对该片褒贬不一,我还是希望用自己的眼睛对其作出尽可能公允、客观的评价。

必须承认,看完前面三分之一内容后,此片的槽点已经够我受的了。首先,一大堆华裔演员在演绎本土故事时,说着英文对白,很有违和感。其次,片中媒婆教导木兰执壶斟茶要保持优雅姿态时,一众女眷的妆容打扮非常失败,看上去浓而不丽,特别是将原本清雅脱俗的刘亦菲画得连常人之姿都没有了。再次,巩俐饰演的女巫,进入深宫明明可以如入无人之境,为何就杀不了皇帝,非得要柔然军队亲